

# 黃色的夏天

許婉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三年級

108 學年夏季學院選修課程：視覺文化及影片製作

早前在讀書會閱讀班雅明的《攝影小史》時，鍾老師帶領探究了紀錄片的客觀性。在場許多同學認為紀錄片是客觀的，卻被老師簡易的解除這樣的認定。長期拍攝紀錄片的老師闡明到，紀錄片是經由導演的主觀認知被呈現出來，且無法逃脫這樣的主觀角度；要是追求完全的客觀性就相等於運用監視器的角度觀看事件。

那次的討論在我心裏發酵，最後推動我到臺大上鍾宜杰老師的夏季課程《視覺文化與影片製作》，下手嘗試實作。

課程要求是拍攝一部十幾分鐘長的紀錄片，期間會一同閱讀和選擇的主題相關的理論文獻，協助大家更好的講述中心主旨。老師和助教們都是拍攝紀錄片的實力戰將，課程中都能給與專業的指導和建議，

選擇勞動議題的我希望可以藉由這次課程深入瞭解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況，在拍攝和觀看背後，到他人的現實身處其境。所幸，我們的組員有一位從事計程車行業的阿姨，阿姨也很熱情的接受我們拍攝的請求，於是影片開始有了定向。開拍前的前置作業包含撰寫企劃書、拍攝計劃和擬定訪談問題，這都是為了確保後期作業能夠順利進行。我們從幾個面嚮去分析計程車司機這個行業，主要是長時間工作對生活帶來的影響、長期被男性主導的現象、工作以外所扮演的身份。我們期望用更親密的角度去認識一位計程車司機，曝露這份機械性工作所埋沒的人性。

老師在課堂上不停的譴責拍攝者常有的錯誤心理：即是把完成品看作自己的作品。他認為獲得准許拍攝是拍攝者的榮幸，拍攝期間必須持有為別人講述故事的心理狀態，站在鏡頭后的人只是參與了故事的話筒。唯有帶著如此謙卑的心理進行拍攝，才能好好將他人的故事帶到眾人眼前。我一直把這份理念藏於心中，好在拍攝期間不會遺失初衷。

正式拍攝前一周我們為了更明確掌握拍攝內容而到場進行田調，那一天我們早上九點到新豐火車站，到晚上十點半才搭火車離開。其實如此安排并非本意而是溝通問題，但長時間的相處卻讓我們非常密切的參與了阿姨一天的運作。阿姨給人的第一印象就非常爽朗善談，她開著車回答我們對行業的種種困惑，分享了許多個人經驗及故事。我們從火車站一路開到阿姨家、從阿姨家開到東園醫院、再到竹北專訪阿姨的女兒。那是我第一次這麼長時間乘坐計程車，真的是很新奇的一次體驗。漫長的路途中阿姨講述了自己從事過的職業，四年間載乘客的各種故事、對未來的想象。我身為發問者和攝影師，整個過程都很專注的在吸收阿姨講的話，談話期間我逐漸感受到阿姨即使辛勞仍然向往自由的個性，深深為其打動。經過那天的奔波我們更清楚的掌握了可以取得的畫面和談論的主題；考量到阿姨工作的忙碌我們也意識到拍攝時間非常有限，所以拍攝目的必須非常明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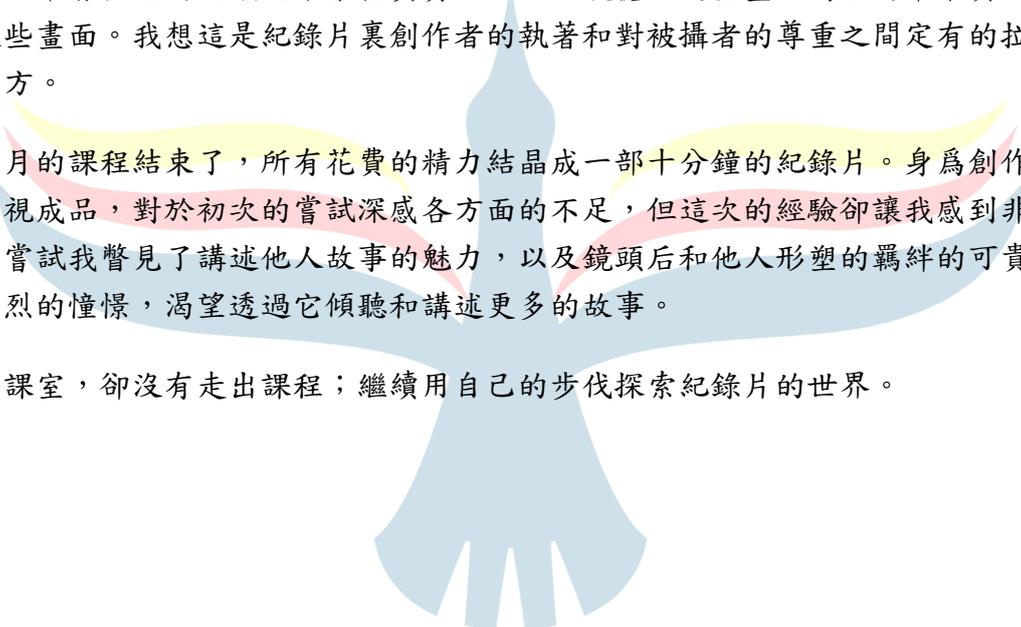
終於擬定好拍攝計劃后，我們再次來到新豐。跟拍準備上班的阿姨，載乘客到遠在山上的原住民部落，漫長的山路途中又和她聊了許多話題。下班後和其他司機朋友喝酒鬆懈，一個人到外頭一

臉嚴肅的抽著煙，她的背影在夜裏顯得如此孤寂又頑強。我站在門口，拿著相機猶豫要不要把此景記錄起來，因為阿姨不希望把抽煙的畫面剪進影片。在一個星期前，我完全不認識這樣一位計程車司機，也完全沒有瞭解此行業的欲望，如今卻因為作業而和眼前的人如此親近，那時衍生的微妙至今揮之不去。也是在拍攝期間，我漸漸意識到自己和紀錄片的情愫正慢慢展開。

雙方都極為疲倦的兩天後，我們殺青了；而組合鏡頭編成故事的重任卻剛要開始。我們如火如荼的挑選出要用的畫面，把偶然拍到的畫面和原先安排好要用的畫面編排成剪輯計劃，開始最後及最關鍵的步驟。我在剪輯期間領悟到了自己在影片裏的主觀性，我的先入為主必定會影響這部片的調性和敘事。為了盡量逃脫這個限制，我在初剪后徵求了許多人的意見，相應的做出修正。另外一件剪輯期間領悟的事是紀錄片必須顧慮的倫理問題。阿姨因為長時間在外奔波的疲倦頻密的在抽煙，眺望遠方而平靜抽煙的她顯現了某種真實性。但阿姨擔心這些畫面為公司帶來負面印象，我們也只好放棄這些畫面。我想這是紀錄片裏創作者的執著和對被攝者的尊重之間定有的拉扯，終歸必須犧牲其中一方。

長達一個月的課程結束了，所有花費的精力結晶成一部十分鐘的紀錄片。身為創作者我只能用批判的角度審視成品，對於初次的嘗試深感各方面的不足，但這次的經驗卻讓我感到非常充實。在這次不成熟的嘗試我瞥見了講述他人故事的魅力，以及鏡頭后和他人形塑的羈絆的可貴。我對紀錄片開始擁有強烈的憧憬，渴望透過它傾聽和講述更多的故事。

我走出了課室，卻沒有走出課程；繼續用自己的步伐探索紀錄片的世界。



Summer Colle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